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牆東類稿卷一二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范維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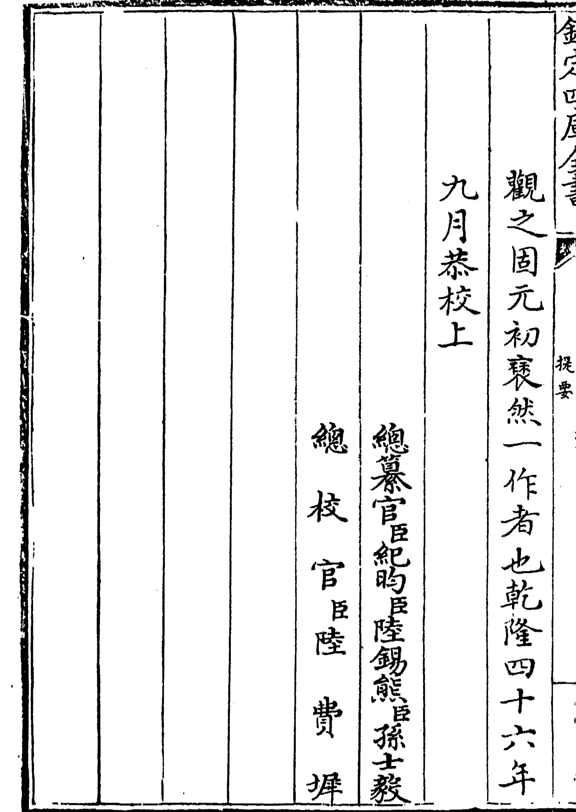
提要

墻東類稿二十卷　　別集類四　元

臣等謹案墻東類稿二十卷元陸文圭撰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幼而頴悟博通經史及天文地理律象醫藥算數之學宋咸淳初以春秋中鄉選延祐設科再中鄉舉以老疾不應徵名卒于家事蹟具元史儒林傳文圭當南

宋之末年已二十餘入元後五十餘年至泰定天歷間尚應聘設教于容山至順末猶為陳敬叔作安定祠記又數年至順帝至正初始卒最為老壽惟史不載其登仕版而集中吳縣學田記有至元辛卯余領吳縣學事語似亦曾為教官然辛卯為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文圭年秖三十餘而記中乃有余愚且老句與文圭情事不合或此記本代人作而失

于標註歟史稱文圭之文融會經傳縱横變化莫測其涯涘東南學者皆師之今核所作史言不謬史又稱其邃于地理考核甚詳今檢集中惟存辨毛穎傳中山一條餘悉不載殆散佚不可考矣是集本二十卷世久無傳今從永樂大典中蒐採遺佚共得文三百餘篇詩詞六百餘篇仍依原目釐為二十卷雖割裂之餘重為緝綴亡失已多而據所存者



觀之固元初裒然一作者也乾隆四十六年

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牆東類稿卷一　　　元　陸文圭　撰

經解

志學解

小戴記曲禮上篇古之遺言也陸農師音讀以十年曰幼作句絶以下弱壯等字皆倣此新安朱氏以為有理今從之幼而學者兼小大學而言十九以前為幼則自八歳至十五而入小大學矣古之生子能言則教之是

時知思未有習化未有前言至論日夕薰聒涵泳善心

瓏琢美質久而安習保固完全私智偏嗜不能入矣二

十成人可以勝衣冠冠禮曰弃爾幼志醮而字之責成

人也然體猶未壯故曰弱三十則血氣定矣可以授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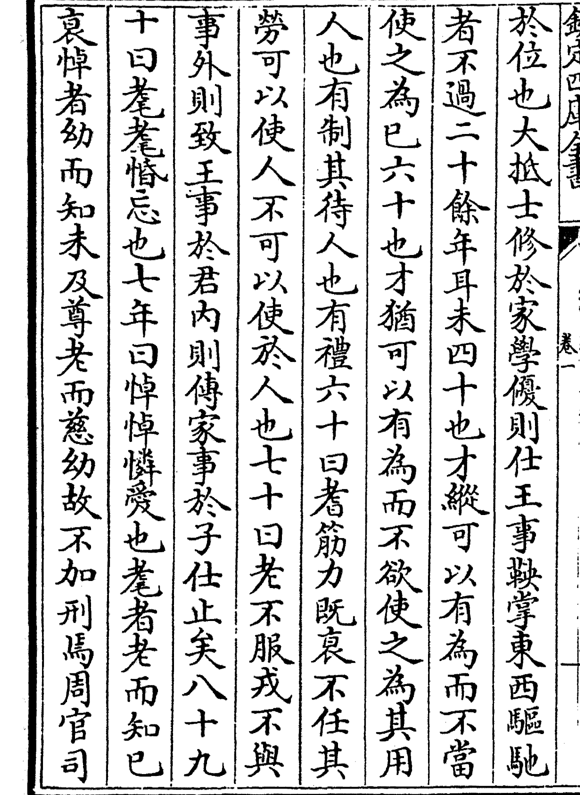
合二姓之好以事宗廟有父道焉四十曰强孔氏曰强

有二義智慮强氣力强吕氏曰强則材成材成者智慮

定則謀事審氣力完則任事果故可以出仕然必至於

五十閲理深而熟更事久而精然後可以為大夫五十

曰艾艾髮蒼白色服政為大夫也仕者始為士以事人
治官府之小事大夫者居上以長人治邦國之大事盖
才可用則命之仕德成則為大夫其間非無早知夙成
之人也以為養之熟則成效著而收功博不待其成而
用之則有美錦而學製未能操刀而使割也芄蘭之支
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言成人之佩非童子之
飾其才能不足以取知於我也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
幾見兮突而弁兮言總角之童戴大夫之弁躐等而居


於位也大抵士修於家學優則仕王事鞅掌東西驅馳者不過二十餘年耳未四十也才縱可以有為而不當使之為已六十也才猶可以有為而不欲使之為其用人也有制其待人也有禮六十曰耆筋力既衰不任其勞可以使人不可以使於人也七十曰老不服戎不與事外則致王事於君内則傳家事於子仕止矣八十九十曰耄耄惛忘也七年曰悼悼憐愛也耄者老而知已衰悼者幼而知未及尊老而慈幼故不加刑焉周官司

屬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為奴漢律未及八歲與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不坐皆古之制也百年曰期頤期有兩音鄭氏曰期要也孝子要盡養道而已嚴陵方氏曰人生以百年為期由是而上則過乎人所期由是而下則不及人之所期矣朱氏曰期音朞取周朞之義期謂百年已周頤待養而已其義為長此章自始至終每十年一變盖數起於一止於十天地奇偶之數陰陽生成之理每至於十則必更人也者受天地之形孕陰陽之氣

孰能違其數而逆其理哉故十年則必異其名至其時則必異其事幼與弱之類則名之異矣學與冠之類則事之異矣昔者先王制禮立法以律人心勸學崇化以節民性使人學問審博血氣充盈志意堅定少者待其成壯者服其勞老者享其壽未用者無躐進之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戒人生其時沐浴聖澤舞蹈仁風耳目聰明四肢安逸夫夫婦婦而家道正長長幼幼而王政行雖孤鰥之民凍餓之老猶得與昆蟲草木各遂其生

況凡民之秀為學士大夫者哉當時王道修明風氣長厚根本全在學上學不是空言要措諸事業致知誠意所以治其國明善誠身所以治其民這學不是詞章之學浮靡用不得不是訓詁之學膚淺行不得虞典教冑子周禮賓三物直是後日要得他用如桑麻穀粟鑿鑿皆精實公孫僑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此之謂矣然學政不是在下自扶立得直須上之人輔翼振德方始成就中庸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人

自繈褓以至成童便有這个性可堯可舜不教則失之
聖人能盡巳之性以盡人之性其必由學乎學所以修
性也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學而成者也學廢則禮廢
冠禮廢而成人有童心不弟之源昏禮廢而嫁娶不待
年不壽之源考比之禮廢而官制壞不治之源飲射之
禮廢而養老缺不孝之源嗟乎其來非一日矣春秋時
巳欲毀鄉校如鄭然明者青青子衿在城闕兮詩所以
刺之也鄭蕞爾國也而王朝之大夫巳有不悅學如原

伯魯者故閔子馬譏之曰夫必先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下陵上替能無亂乎謂邪說興於在下而在位者習而聽之不可長也又曰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一大夫不說學閔子馬即憂其亡當時未必不笑子馬之迂也然自古不學而殺身者多矣雖然此可為仕而不學者之戒未仕而學則將奈何曰孔子我師也昔者孔子生而知之而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攷之世家孔子生於襄公二

十二年庚戌兒時陳俎豆設禮容此十五志學前後時節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適齊景公問政此三十立時節定公元年壬辰孔子返魯退修詩書禮樂此四十不惑時節九年庚子為中都宰一年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四年乙巳攝行相事與聞國政則年五十六矣正知天命時節其後適衛適陳適宋哀公十一年丁巳復返魯則年六十八矣正耳順時節方且序書易詩正樂十四年庚申西狩獲麟作春秋後二年壬戌兩楹夢奠七十

三終焉則到從心不踰矩時節纔一二年而止耳然自志學之年至從心之境皆聞道之歲月也嬉戲陳俎豆之夫子即負手曳杖逍遥之夫子學無少壯之異也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子奚不為政而是亦為政惜也用舍行藏之不自必綏來動和之不復驗使天假之年且八九十且百歲且得邦家則賢於堯舜遠矣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然人皆以夫子為不可及夫子則曰何有於我哉又曰學之不講是吾憂

也然則學者又當如何蓋嘗論之困而學之視學知當十倍其力時過而後學視幼學當百倍其力列子有云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居其半矣嗚呼人生世間少壯之日蓋無幾也自人事言之至六十則精神止矣復何為乎自學道言之則自始以至終未沒齒之前皆戰兢之日也豈獨學而仕服官政而已乎語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無聞謂無善道之可聞非名位之無聞也人

不可不知道使其知道顏子不為夭使不知道彭聃不
為壽生世間一日則有一日之責百年則有百年之責
天地無窮盡則道無窮盡學亦無窮盡昔者睿聖武公
九十方作抑戒以自警其詩曰烏乎小子亦聿既耄其
盛德至善如綠竹猗猗皆自切磋琢磨中来趙文子年
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穆叔知其弗久劉子知
其耄及后子知其將死蓋春秋時猶有先哲之格言君
子之先見以後無此學矣然則嗇其精神以奪造化之

巧外其形骸以與太空者游非達者乎曰律以聖門之繩尺則彼為虛誕此專務實不可同年而語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上一章是個不息字下章是個安字嗚呼漢儒以來此義不明久矣

詔誥

擬求賢詔

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開廣賢路宣招四方之士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也朕纂承丕緒敬

仰休風託於士民之上夙寤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惟恐羞先帝盛德當今之務務在得賢而已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不如古之人乎患人主不求之耳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行必有我師今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士奚由進自今以後令郡國選賢舉能歲以為常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

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明德達材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京師或年老疾病勿遣

擬勸學詔

蓋聞古之設庠序與學校所以教養人才將以致用也書不云乎不學牆面莅事惟煩嗚呼自周衰以来先王之道浸微浸滅法度多缺禮樂廢壞圖治者以古為迂措事者以苟為得士習於空言禮義廉恥缺而不思朋黨比周靡然成俗伊欲黜漢唐之淺陋追堯舜之高明

樂育天下之英才使修潔之士充於朝廷孝弟之風行於鄉黨何修何飾而致乎此自今有敦行誼謹名節明經篤學者有司具以名聞朕將考擇而用之以勸於爾衆浮華之習吾所不取咨爾多士尚懋戒哉

擬郡國水災賑貸詔

吏有從南方來郡國被水百姓散流者衆保聚不完扶老携幼困躓道路朕甚憫之洪範五行初一曰水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朕夙夜靡寧思執其咎古者有水官水

得其性時修其利又吏牧民者為浚陂塘立隄防以消息其災令不豫具無及已有司其議所以賑貸之秋稼不登流庸未復農失其業有可以佐百姓者條奏其宜將施行之郡國不能為朕究心徒文具者以不職論明詔中外知朕意焉

擬漢文帝十五年令諸侯王公卿郡守舉直言極諫詔

蓋聞古之聖人莫不求賢以為輔翼大禹為三王祖親

拜昌言成湯統正萬邦從諫弗咈未嘗自廣以狹人也

高皇帝建英豪屈羣策見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故能

平暴秦定海内今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公侯

之上夙夜戰栗永為百姓之急明不能燭德不能綏何

繇以承先帝之業令上而諸侯王公卿下而郡守不聞

有薦一人以匡朕之不逮者何歟其令有司明揚在下

博選能直言極諫者進登於朝朕當親策以當世之務

古不云乎薦賢受上賞又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其布

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擬韋處厚除翰林侍講學士誥

朕以幼冲嗣大歷服未堪家多難惟古先哲王皆以講學為務朕思樂忠讜博習之士朝夕講論經理輔朕之不逮期致於治爾以孝聞中第擢科揚歷中外先帝寘爾補闕上疏剴切深所嘉獎坐事出守旋入掌綸誥朕惟翰苑職親地禁時復侍朕講說非卿經行修明莫膺此選卿宜勉之以事先帝者事朕可

表

賀即位表天歷二年八月

日月並明相繼四方之照乾坤再造復開萬世之基上符帝心下慰民望欽惟皇帝陛下人倫篤至天性謙冲方退處於青宮本無心於黃屋當年歷數傳舜始於傳堯今日謳歌之啓乃不之益欲三讓以天下大一統於域中明詔載頒聖恩廣被臣某等身居南土心拱北辰象御六龍喜風雲之際會雞垂丹鳳均雨露之沾濡

太皇太后上尊號賀表

統嗣正名即履至尊之位謀謨獨斷盡歸太母之功宗社既寧臣民胥慶欽惟太皇太后陛下親承聖緒光紹丕圖思簾帷擁佑之深恩舉典冊尊崇之故事式彰孝治敬表徽稱臣等竊戍雖勤笋班莫遂未央殿上一新天子之儀興慶宮中曲盡家人之禮

賀正表

五位乘乾時正六龍之御三陽為泰天開萬象之新寰

宇清和熈朝歡洽中賀欽惟皇帝陛下克明克類乃聖乃神偃武修文兩盡為邦之要崇儒重道重弘選士之規當周歷之甫頒侈漢儀之高會臣等欣逢盛世遜守偏州獻歲發春班阻陪於玉笋與天齊壽頌遥祝於盤椒

萬戶府賀正表

三陽内長開萬世之太平萬國咸寧侈三朝之元會慶流宗祏歡動臣鄰中賀欽惟皇帝陛下道邁羲軒德深堯禹表章經術崇正學於諸儒振耀武功慴餘威於殊

俗乃參稽於乾緯爰乘執於震規臣等岀戍柳營阻陪椒宴四方来賀職徒限於虎賁萬壽無疆心實同於歡舞

擬行省進鄉試合格進士花名表

詳延有詔議始於太常大比獻書名登於天府嚴郡國舉人之制體朝廷勸學之心竊惟賢才本所以致太平科目亦足以得奇士自後世虛文之專尚而古人實行之浸非賦斂八乂詩成七步競有看花之志共誇摛藻

之工何補於時焉用此輩止可東之高閣豈宜寘彼周行遂令場屋之久虛或致山林之長往茲蓋欽遇皇帝陛下尊崇正道長育英才表經術以淑人心黜辭章以新士習臣某等身居南省面向北辰他無稱職之忠惟有舉能之益鄉以詢五物藝可考於周官郡不薦一人罪敢逃於漢吏

擬謝賜進士及第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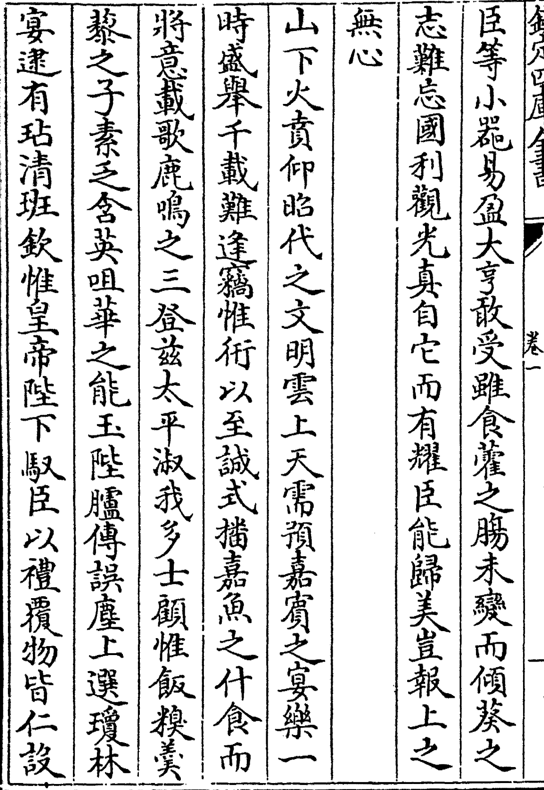
天下文明幸際風雲之會人才長育方深雨露之恩鈐

聲纔撤於棘闈臚句忽傳於楓陛百年曠典萬國懽心竊惟成周獻賢能之書先漢試茂異之策雖漸興於科目未專尚於文辭追作賦自擅於凌雲而明經或嗟於掃地俗士浸多於場屋遺才間老於山林不遇昌時曷除弊事欽惟皇帝陛下修道謂教取人以身追三代之淳風崇四方之美化表章六藝示至道之恢宏罷詘百家開正途之壅塞臣等器非適用學未通方隨羣謏踏於槐花出衆偶穿於楊葉蒙恩賜第釋褐起家以道事

君敢謂詞章之小技盡忠報國惟知節義之大閑

代謝進士及第錫燕表二首

龍飛聖主昭賁火之文明鹿鳴嘉賓慶需雲之燕樂丁辰何幸撫已奚堪竊惟零露瀼瀼詩歌令德嘉魚汕汕時遇太平此明良千載之相逢豈疎遠一朝之敢望玆葱恩題名之故事侈聞喜錫燕之異觀多士屬心八方傾耳欽惟皇帝陛下美化厲俗明德新民推至誠樂與之心成恭已無為之治曾是布韋之賤得沾醉飽之恩



臣等小器易盈大亨敢受雖食藿之腸未變而傾葵之志難忘國利覲光真自它而有耀臣能歸美豈報上之無心

山下火賁仰昭代之文明雲上天需預嘉賓之宴樂一時盛舉千載難逢竊惟衎以至誠式播嘉魚之什食而將意載歌鹿鳴之三登茲太平淑我多士顧惟飯糗羮藜之子素乏含英咀華之能玉陛臚傳誤塵上選瓊林宴逮有玷清班欽惟皇帝陛下馭臣以禮覆物皆仁設

庠序學校以明倫崇禮樂詩書而立教勤於作士既成
追琢之章務在養賢又得餁烹之道臣等無任

牋

代上皇后牋二首

北陸回春天肇開於泰象東朝獻歲人共仰於坤儀慶
集宮闈懽騰臣妾中賀恭惟姜嫄聖瑞太姒徽音萬物
資生有賴順承之德二南美化玆為正始之基當甲觀
之呈祥宜辛盤之薦祉某等職居下土身際昌期成三

陽輔助之功莫名地道上萬壽怡愉之頌願罄臣忠

泰文用事喜交長於三陽坤道居尊實資生於萬物祥

開北極瑞藹東朝中賀恭惟柔德孔嘉徽音是嗣鳳儀

垂範母道萬年燕翼貽謀孫枝百世當六寢化成之日

值三朝元會之辰某等欽戍方勤椒花莫獻蹌蹌濟濟

阻陪星拱之班怡怡愉愉遥祝天齊之壽

代上皇太子牋二首

祥儲甲觀行昌歷於無疆斗指寅杓瞻前星之有燿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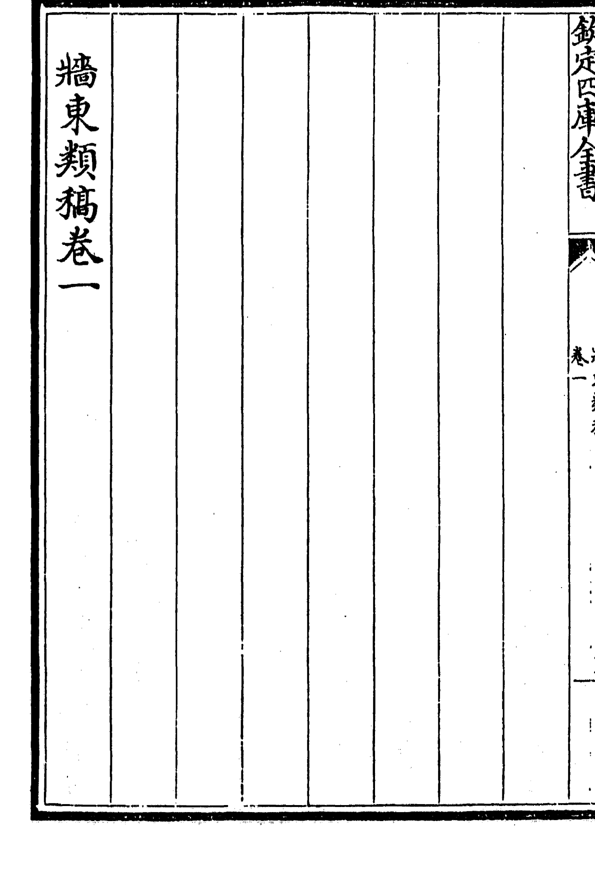
樓初曉鶴禁方春中賀敬惟德稟元良身居嫡長問安
視膳不辭雞寢之勤入學承師尤重虎闈之選式開震
治用介繁禧某等屬守偏方欣逢華旦青宮主器將貽
萬世之謀金鑑獻忠願上千秋之録
泰陽三長是為内健之文離日兩重咸仰繼明之象式
開震治用介壽祺中賀敬惟明有敬仁素稱賢聖决大
謀定大事已位儲宮行正道聞正言尤親帝學自天有
慶與物為春某等職在鷹揚情馳鶴禁笋班莫造阻陪

元旦之儀栢酒遥斟敬祝前星之耀

代賀太子立詹事院䇳二首

震從一索初開繞電之祥離繼重明咸仰前星之耀慶延宗祏喜溢人寰中賀敬惟玉潤重暉銀潢毓秀龍寢修問安之敬虎闈習齒冑之儀甲觀崇深已先昭於聖瑞春坊邃密復妙柬於英材左右皆良闈庭交賀臣等遠臨小壘幸際昌期芑水燕貽已極本支之盛芝山鵠舉會看羽翼之成

震宮主器傳正統於一家甲觀儲祥記神光之滿室庭闈有慶宗社無虞中賀敬惟毓德星輝凝姿玉潤主鬯居少陽之位體元扶太極之尊岐嶷天生入巳優於聖域忠賢日近選尤慎於春坊某等銜列虎賁情馳鶴禁元良大本成蒼姬燕翼之謀左右正人助炎漢鴻飛之羽



牆東類稿卷一

牆東類稿卷二

元　陸文圭　撰

啓

謝鄧善之僉事取中鄉試第二名啓

桑榆已晚自憐野老之餘齡花柳無私均囿化工之一氣敢詫曹參之功次自甘胡旦之籌輸竊惟舉場得失之間亦係士子窮達之分白頭病叟不入時妝黃吻少年反輕宿學揶揄風漢指擿陳人倘非青鏡之明懸未

必朱衣之暗點昔嘉祐之變文體有歐陽以典貢闈能使西崑盡崇古雅雖子瞻疑為子固公亦何心然劉暉即是劉幾士終有命豈意數百年之後復見第一流之人伏惟某官岷峨之英鍾呂之鼉自膠庠而發軔即藝苑之飛聲扶雲漢分天章衣被昌黎之文彩上會稽探禹穴網羅太史之舊聞進而儀表於禁途出則澄清於列部風猷久著品藻尤精遂令躍冶之不祥竟使處囊而立見如某者髮已種種視亦茫茫不記阿婆三五之

時堪笈老翁七十之狀縱使戀袍之情厚奈何戴笠之分殊況當諸公袞袞之同登又無筆勢翩翩之可識誰燒虎尾竟暴魚頣空思看花撲面之塵尚記枯梢號寒之苦既嚴奔而策馬肯報役以焚舟隨衆濫吹復先中雋然而一鼓之氣已衰竭再往之計終渺茫嗟既失於東隅悵莫圖於南海人之倫五尚不廢朋友之琢磨士之品三又何必功名之芥蔕姑安愚分以答殊知

謝友人賀請舉啓三首

壯不如人尚記東西塗抹之戲惠而好我遠貽四六駢儷之文自慚白雪之盈頭敢望青雲之平步況劉蕡下第方嘆遺才而雍齒且侯未愜輿論戰而弗捷庸有報志勝之不武何以賀為然長者賜則不敢辭況眠也周之亦可受三美為粲再拜以登老娘之孩兒幸免倒綳之誚

幼婦者少女永藏絶妙之詞

𦳝有點黄笑阿婆之年老書來尺素歎少女之詞工加之及物之儀假以過情之譽半世誦兔園之冊頗厭㖞

啾一朝思鴈塔之題分無僥倖計偕偶與臺餽何為旅
庭之百既登肅使之三敢後甚愧丈人厚相期春日看
花得意之榮請為游子吟當念朔風枯梢號寒之苦
白簪頭上甚矣吾衰黃點眉間又何足喜自笑阿婆之
塗抹誤經佳士之品題竊惟舉場之開偶類骰子之選
劉蕢下第我輩安得登科雍齒且侯吾屬將來無患知
孟明之舉必再顧子玉之賀不堪驚百實之旅庭忘屢
空之在巷我之大慚人以為好果符韓愈之言世皆欲

敍意獨憐才深感少陵之誼

答黄子高賀啓

大比與能偶隨鼓篋衆工奏藝遂濫吹竽誰言韓信之無雙終讓蕭何之第一今老矣無能為已可弔也而又賀之竊惟士論之重輕不係科場之得失固有幸而獲選而况患在不明喜瓦釡之争鳴指康瓠以為寶如某者空疎未學婉晚餘齡黄卷一生名不成於汗竹青燈殘夜眼空對於昏花肥犢春深薄言于耜饑鷗江晚相

與忘機忽逢芝紫之詔頒不覺槐黄之心動手編蠹吻身效蛩吟雖曽拜鹿鳴之三然竟作鷁飛之六棼舟之憤未已伏櫪之志猶存牽帥老夫之重來不滿識者之一笑漏盡鐘鳴而不止頭童齒豁以何悲婆比少年奈醜何翁如小兒直戲耳有來賛喜益重慚惶顧惟雎甲之衰曷稱受辛之美伏惟某人璠璵國器黼黻人文曽穿楊葉以策勲宜對薇花而演誥暫淹騠足姑正皐比公璡與伯符同年已服先登之勇管仲云鮑叔知我恐

貽再戰之羞拜賜之多誦言則𧹞

回李義夫賀啓

素練不精宜從下𪓐朱衣誤點忽占上游方將景迫於崦嵫敢望名登於員嶠如某者無丈夫志為童子師精舍說書花飄講席空山振屐鳥怪儒衣試羣踏於黃槐偶再攀於丹桂顧安取此無所用之伏惟某人負不羈之才抱深藏之器竹亭無鎖窺仙鶴之避人蘭社有香聽遷鶯之求友笑我老娘孩兒之戲寵之外孫女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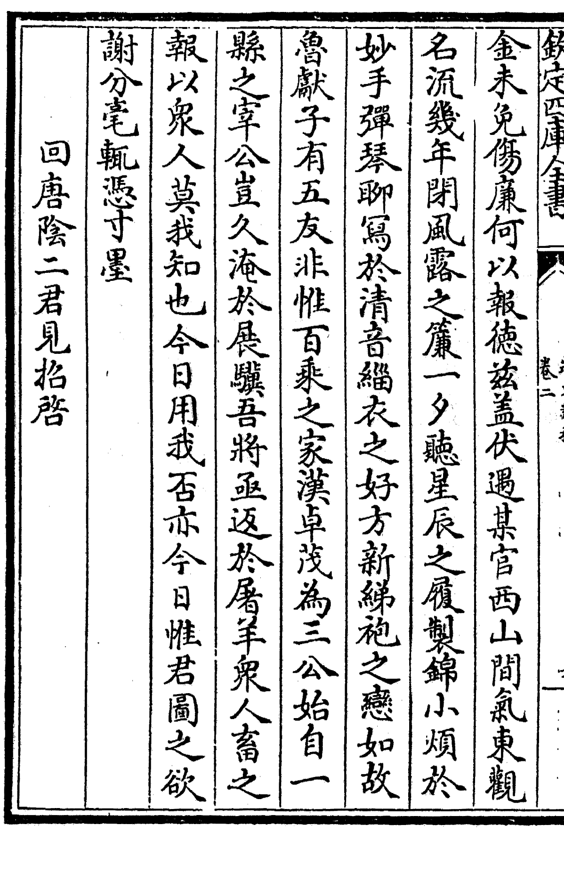
辭雖摛藻之甚工柰棲枝之無分摯北溟之鵬水不能
怒翼以上飛逐東野之龍雲惟欲低頭而下拜稟酬厓
畧感激輪囷原注無鎖李竹亭名金蘭社李文會名

上克誠宣差啓

聞所聞而來君惠未忘是以在此悲莫悲兮別子去不
遇豈所欲哉盖新婦雖處於兩姑而烈女不更於二姓
巢父寧掉頭而不住少陵空回首以尚憐猶可辭乎亦
無及已如某者已何曾聞道百齒未至達尊三深林每

好於入山喬木肯思於出谷誰云水部之索價乃以石
生而為媒既不能以禮辭又焉可以貨取偶因再命竟
眛一來所恃今謀人以為親不思新令尹之必告徵失
吾嘗同僚之義遂致子來幾日之疑夫推車惟主可行
而操刀安能獨割恩欲已出怨使誰當今一邑化行無
上作下應之效多門政出有甲可乙否之嫌狐裘尨茸
吾誰適從貝錦萋菲亦已太甚然茍合則留不合則去
故前受之是今受之非殊不思事大夫之賢友士之仁

不失為利罷守先王之道待後之學正所謂食功況卷
書必立之師師何至為人之患而大事則從其長長本
無絕子之心或使之或尼之非人所沮其處也其久也
何日之多先生歟余遲遲吾行也弟子感甚望望然去
之靡不初鮮克有終早自圖可以無辱類我類我忠焉
能勿誨乎歸歟歸歟知者為無禮也皋比勇撤焉首欲
東齋門之瑟不投楚市之鉗將及歲聿云暮焉能待之
秋以為期會言近止權輿不設於四簋餽饋敢望於兼



金未免傷廉何以報德玆蓋伏遇某官西山間氣東觀名流幾年閉風露之簾一夕聽星辰之履製錦小煩於妙手彈琴聊寫於清音緇衣之好方新綈袍之戀如故魯獻子有五友非惟百乘之家漢卓茂為三公始自一縣之宰公豈久淹於晨驥吾將亟返於屠羊衆人畜之報以衆人莫我知也今日用我否亦今日惟君圖之欲謝分毫輒憑寸墨

回唐陰二君見招啓

為文責沈恨未覩於雲天有句嘲邊怪頗同於雪日夫何拱璧以先馬欲起中廏之病駒得非所蒙愧浮於感伏惟某人林尊望族興識名家人依處里之仁士顧友鄉之善事大夫之賢者久聞武城澹臺之賢有子弟而誨之宜得昌黎韓愈之誨顧自慚於樗櫟豈足與於參苓侍坐未參於文席之間傳贄乃出於束脩之上篚將厚意物及多儀分無三饘之升空有雙魚之遺館奚待假求自有於餘師幣可以交見尚容於他日

回唐主事再招啓

卜見以大人方喜遂識荆之願夢為二豎子不幸有採薪之憂退臥周南龝思渭北甚矣衰也久矣使之止或尼之豈意戀袍復加聘幣昔者疾小愈不望於醫來前日受令非終慚於貨取不敢請固所願也我不識能至否乎辭受俱難進退不可伏遇某官仁而下士意獨憐才加四簋每食之勤訂一樽重論之約而某篤迴已俗漏盡不休前度劉郎恍不知於歲換今生杜老倘得及

於春遊

回句容蔣教諭見招啓

老夫耄矣不入時粧先生欺余使代匠斲嗟舉才之誤甚感知己之忻然伏惟某人京峴名流茅峯秀脉文辭之炳雲漢為章於天淵源所漸庠序以化於邑肯偕武城莒父之宰来游康成元方之間棄其學學焉可乎以所事事之過矣法筵龍象必取笑於旁觀講坐臯比又奚煩於勇撤小遲覿面相與論心

回岑應奎山長啓

遠方下士愧百拙之無能大人先生聞一言以自罷堪笑老翁七十之狀尚思阿婆三五之時隨踏槐花偶穿楊葉終然舉子之刺竟遺考官之疵謂士衡之患多俾曹參而俱次進恐復貽譏於狗曲退而姑卒業於鱣堂手披百篇不免諸生之笑子來幾日竟為長者所先驚雌甲之偶同辱受辛之嘉惠兹蓋伏遇某人詞林孤鳳學海老龍現丁卯之文星出而為瑞題癸巳之石壁隱

不求名人皆為齗以汗顔公獨憑軾而觀戲孺子可教詎華袞之過褒將軍肯臨即皋比之勇撤某掃門雖晩傾盖如新載披貫道之文深感憐才之意上飛愁翼不能擊鯤水於南溟下拜低頭惟願逐龍雲於東野

回句容夏君範投啓

敬為曾南豐每私誦陳無已之句近捨皇甫湜乃徒取白樂天之名得非自厭於家雞未免驟驚於越犬况尚論取友無出一鄉之中而患在為師遠求千里之外疑

之者問不相及之焉惡之者揮從何來之蠅幸傾蓋之
方新辱貽書之甚寵奇哉扶雲漢分天章之手施之被
薜荔帶女蘿之人信流水之知音奈陽春之寡和伏念
某就木之矩有蓬之心始焉壯而欲行之今也老之將
至爾桑榆落日獨倚行藏之樓花柳前村都非歡娛之
地兔園之冊子雖熟雁塔之題名不存食牛之皮已七
十矣摶鵬之翼奚九萬為偶聞武城之歌遽下洪都之
榻此非手之坐笑於列以何堪誰謂汝無家懷其安而

不去遂作他方之遊客孰為當道之主人伏惟某官吐鳳詞工屠龍技進愛子以方之義教人為善之忠屢撤皋比盡扶鳩杖泳南潯之泮水采彼茆芹修句曲之宫牆敬夫桑梓既不怪南州之雪方將逐東野之雲（原注来啓云上下四方思隨東野）論心甚真握手恨晚友士之仁者雖非利器之良工適子之館兮不忘緇衣之永好

回陸靜遠招入義塾啓

北面弟子欲就良工東道主人誤邀俗駕方小窻之聽

雨忽廣坐之披雲雖同為吳郡之宗敢自認汾陽之譜伏念其空空末學冉冉餘齡屢曽鶗鴂之横秋久似蛟龍之失水爛熟兎園之冊半費精神峥嵘麟閣之名徒勞夢寐乏温故知新之益蹈芸人捨己之非說詩不至於解頤讀書謾誇於便腹豈意痴頑之老子亦如起廢之浮屠俾攝皐比聿覿龍象兹盖伏遇某人山川清氣海嶽雄襟能庇寒士以萬間得育英才之三樂曰見義不為無勇而敎人以善為忠家塾一新生徒四集盡取

多聞之友共收半學之功某適從何來非所宜據安得
秋陽之暴皜有慚幽谷之遷喬政恐犯孟氏之好為雖
欲强曾子而不可庸蜀日粤嶺雪難逃衆口之見咥北
海水南溟雲頋挾諸君而遠到拜命之辱奉幣以登

代回句容程宰啓

聞弦歌之聲知能施於有政行束脩以上愧不足以為
師偶得荆州劉公之書欲下南昌孺子之榻古有此禮
今非其人伏念某童而習之老無能已以吾長乎爾苦

來日之無多莫我知也夫抱遺經而獨處青眼一顧白頭如新幸無鄒子之先容肯索李生之高價茲盖伏遇某官鳴琴多暇製錦甚工士元非百里才何嘗不治冉求可千室宰豈曰未仁姑小試於牛刀乃先求於駿骨伊欲逐雲龍於東野又疑驚雪犬於南州樓漫想於行藏門當謹其出入未敢從容於函丈正須俯伏於仞牆以吾為邑長於斯固將學道則愛人也有笑於弟子之列安能受業而解惑哉聊抒下情少需後命

請曹教啓

學必有師其聞道也先父不責善故易子而教凡潔以求進者吾未嘗無誨焉恭惟某人貌古神清才高學博一過目而史輒誦八叉手而賦已成淵源所漸範模甚正其子姪輩少壯不努力孩提巧相如就有道而未正焉微斯人誰與歸也昔長者絶子非子絶長者聞決意以先歸令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願降心而俯就

謝徐教啓

原注 除講書

入學抬諸生幸過昌黎之仙伯讀書破萬卷慚非老杜之奇才拜命雖榮撫心自愧竊惟講書之選以待博學之人論史不及子長班孟堅解經不如康成孔安國無抱負者奈觀聽何必來狗曲之譏適重鱣堂之辱如某者性天粗敏門地頗寒少親師友之淵源攙說古今之得失每自負不碌碌者今何為是栖栖與所謂功名三年之學不至於穀其於經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雖誤聽菊榜之鈴素不齒芹宮之籍嗟小子狂簡成章不知所

裁幸有司公明有善者率以録盖伏遇秋雲雙鷁春浪一龍身閒梅閣之仙游手茸杏壇之生意園蔬蕪穢昔容樵牧之童水藻精神今選英髦之士致令躍治預在鑄金某敢不更參諸老之門盡足三冬之學後生躐等莫逃鳴鼓之衆攻異日説書不淆斵輪之一笑

立坊請王麟椒并謝保舉啓

某年逢九三大耋之嗟時無八十常珍之養甚吾衰矣莫知我夫每追思孔文舉其人幸不生漢建安之末舉

賢薦禰衡之表旌德立鄭公之鄉起當代之文風傳他年之佳話顧惟先輩素號名流有若無實若虛柔不茹剛不吐彰善而癉其惡當仁以讓於師一加華衮之襃百倍青萍之價門闌之色多喜意亦頗濃玉帛所及皆餘我何以報有一樽酒與來欲盡於君懽無百年人會後未知其誰健倘不遐棄幸賜早臨

回學生曹無易投啓求跋其先人所修家譜

親幸未至於塗人又豈止五世之澤師不必賢於弟子

當自成一家之言載披鴻藻之摛詞尤見青藍之出色

竊惟曹叔振鐸之裔昌於延陵季子之邦簪笏相傳箕裘不墜宜登名於竹簡奚借重於芻言西山之記睦亭惟存真氏老泉之引族譜自述蘇宗況今家學之心傳尚有父書之手澤何勤四六引喻再三方愧狗之續貂猶幸蠅之附驥友古人尚論其世已與君為再世之交後死者得與斯文但慚我非能文之士薄言申謝不敢先施

賀朱南伯受鄞縣簿啓

伏以桑可懷鴞想泮林之久樂枳難棲鳳喜賢路之初升匪為簿書之能乃有民社之寄昔在元晦曽仕同安至今思畏壘之居猶未忘紫陽之教雖泉明逈隔而官氏相同會見今人能行古道某年矻矻以猶學髮種種而奚為嗟老死其無聞知後生之可畏是我主簿已素簡於上知謂君中書行即膺於大用

謝人壽啓

蹉跎五十九年無能為矣擘畫二三百歲不亦難乎荷繾綣之故人念娑娑之老子申之善頌饗以多儀既推介壽之恩敢後拜嘉之禮繡段辱美人贈何以報之斑衣作小兒啼聊復爾耳

回尤叔永弟壽啓

有弟遠方嗟鴈行之中斷揆余初度偶龜息之尚存分甘晚節之哀猛省平生之過拊我之恩莫報友于之義不敦思之幾欲無生至此又焉足賀特以連棲之樹來

加一瓣之香歲以為常媿之則受我生壬子慚非君貺之妙齡昔有夘君更比子瞻而高壽

回繆惟肖弟壽啓

憶荆花之成樹可惜分居歎樗木之不材偶因得壽豈意親親之義能推長長之心乃睠生辰特承嘉惠祝以斑衣之雅戲申之黃絹之好詞欲令周子之兄得奉老萊之母式相好矣何以報之舉池塘春草之詩有如昨夢酬風雨夜來之約共樂餘生

回生日啓二首

塗抹少年曾有飛黃之志婆娑晚景遂成尚白之玄多謝故人頗哀老子記我湘江之初度享之平陸之多儀素絲有類於幣將玉羽奚煩於經換餘飣喜成功於新婦香餐令乞巧於神夫更分鄰燭之輝又致瓣香之敬拜嘉敢不圖報則那辱遠使之騑騑答空函而咄咄罔之生也幸而免有愧聖人之遺言飲且食兮壽而康曷勤君子之善禱

阿婆塗抹曾記少年老子癡頑可憐晚歲自嘆樂天之白雪敢期叚顥之青雲初度再臨偶存有感獨荷故人之繾綣遠馳膚使之光華剪南海之香沈刻鄧州之花蠟載酒不煩於問字換鵝何待於寫經瓜以乞神夫之靈麵以借新婦之巧粲然庭實充此室虛敢不拜嘉未知報德笑矍鑠翁當六十三歲甚矣吾衰與渴睡漢爭第一二籌壯哉此志願回善頌還祝巍科

回表弟惠則之賀壬戌生日啓

凱風寒泉之思已慚子道落霞秋水之句允屬天才顧有弟之最强肯厥兄之弗念華子旻歲享以多儀爰三肅以乃登奈七襄之莫報老者頒白況又當二首之年贈之乘黃無以結同心之好

戊辰回生日啓四首原注七十七歲

于渭之陽我見舅氏在浚之下莫慰母心撫存歿以興懷念劬勞之難報我辰安在君惠未忘歲復歲能常繼乎親其親亦可受也者英會上敢齊彥博之年靖節詩

中獨感孟嘉之傳

安樂窩中多堯夫之十歲者英會上與潞國以同年自憐衣褐之窮僅能食粟而已荷諸公之假借容老子之婆娑餘光已薄於崦嵫善頌至形於嵩嶽殊不念庚寅之枯槁誰能記甲子之泥塗此一瓣香豈讚揚之敢受餘數尺錦愧裁答之未工

吾衰也久矣犯老而不死之譏人交而敬之有愛欲其生之意擬余初度享以多儀香涎剪龍海之雲花炬割蜂

崖之蠙湯餅既宜於深注籠禽未免於生歸喜手開諫
議之椷知腹免將軍之負維其旨且有我指如此異味
必嘗俾爾壽而臧以心却之他辭不可敢無下拜是用
登嘉原注起聯一云疑年而使年分甘久辱吾老以及老是謂善推
臣老無能為矣不惜餘生人交久而敬之獨存高誼已
靡蓼莪哀哀之什驟歌伐木許許之詩驚百賓之旅庭
忘屢空之在巷我生之初尚無造嗟皇皇欲何之長者
有賜不敢辭使僕僕爾亟拜

回人壽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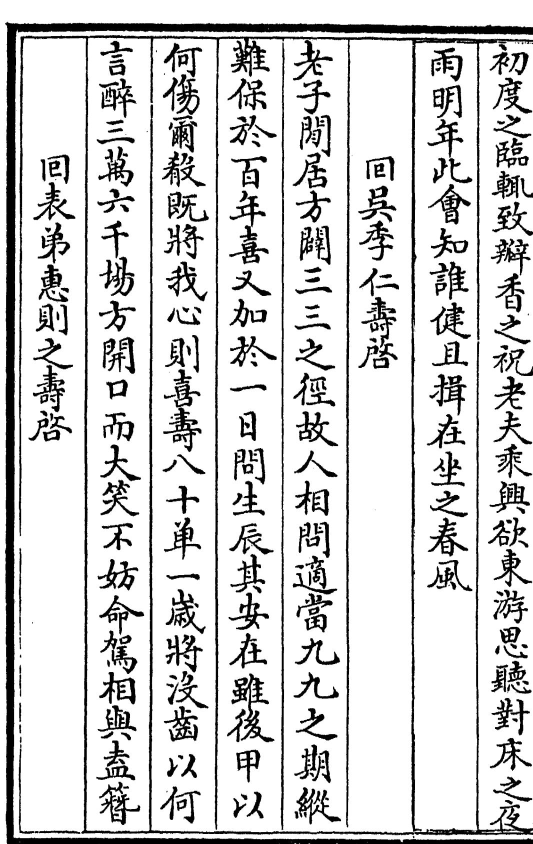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問生辰其安在字余靈均名余正則慮行道之猶非初焉年富以力强今也形枯而容悴幾逢初度自厭餘生八千歲為春為秋古無此理九五福曰壽曰富他有其人我非良士之鰌鰌君有故人之戀戀無父何怙無母何恃終不樂於余心爾酒既旨爾殽既嘉乃用將其厚意何敢不恭之卻第慚匪報之投

答慈雲長老壽啓

某恨不托西方極樂國幾曾瞻南極老人星孰晏歲以華予在遠方之瘦弟釋氏親抱送每笑大兒之位卑彌勒遲下生不見阿婆之年少拈香一瓣祝壽八句鑄鐵為限任鬼柏手笑人借板與槌請師逢場作戲信難閉口且莫皺眉

回無華弟壽啓

姓雖鴻漸齒本雁行元方季方未必皆難為孔氏釋氏似曾親抱送嗟哉念母之不見豈曰事兄之未能每於



初度之臨輙致瓣香之祝老夫乘興欲東游思聽對床之夜雨明年此會知誰健且揖在坐之春風

回吳季仁壽啓

老子閒居方闢三三之徑故人相問適當九九之期縱難保於百年喜又加於一日問生辰其安在雖後甲以何傷爾穀既將我心則喜壽八十單一歲將没齒以何言醉三萬六千場方開口而大笑不妨命駕相與盍簪

回表弟惠則之壽啓

見我舅如母存焉今則已矣求乎弟事兄未也古猶難之况於中表之間講此尋常之禮每逢降寅之初度必有受辛之好辭更加及物之儀益重懷親之感甚至廢蓼莪讀不亦悲乎如云無渭陽情焉能有此四者具美矣美矣再而拜受之受之

回湯氏贄壻啟

遼淵先生之裔及見閒孫淒凉内相之家有齊季女一言作合二姓為婚令弟學士綽有祖風青氊可復其女

幼離母訓繡組未工自傷貧而嫁之難輒從壯則贅之禮立氷有請種玉何煩俄筐篚之厚將愧瓊瑶之莫報女不嫁凡子定知此士之非凡我疑是老奴但願與君而偕老

回薛壻啟

齋兄機名嗟久荒於喬木與諸任齒幸新託於女蘿偶因一語之投遂結二家之好英嗣據床坦腹士飇非凡某女舉案齊眉姆儀未習訂金既定種玉奚煩兹逢納

聘之期敢負論財之愧婚姻采菖已言就於爾居幣帛

承筐又以將其厚意便蕃所錫肅拜已登

回王氏壻聘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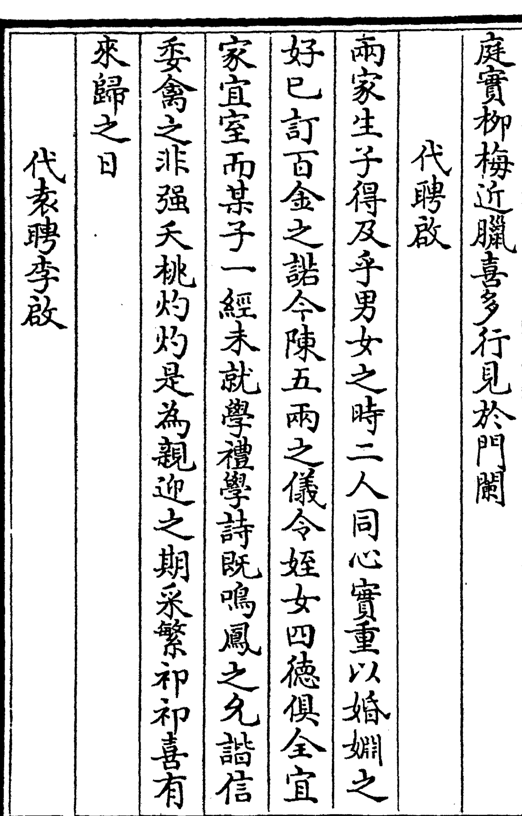
兄弟式相好韡如棣鄂之華男女得及時蕡若夭桃之

實正塤箎之共樂宜琴瑟之永諧令弟卓有才名列滕

閣三王之次孫女劣無容德生華亭二陸之間作合自

天于歸有日宜爾室家之壼厚其筐篚之將何以報之

永為好也會言近止追其吉兮橙橘當時旅百旣光於



庭實柳梅近臘喜多行見於門閭

代聘啟

兩家生子得及乎男女之時二人同心實重以婚姻之好已訂百金之諾今陳五兩之儀令姪女四德俱全宜家宜室而某子一經未就學禮學詩既鳴鳳之允諧信委禽之非強夭桃灼灼是為親迎之期采蘩祁祁喜有來歸之日

代袁聘李啟

汎濫奉高之罷莫振哀宗聲名元禮之門敢攀華胄數
仗立氷之語始諧羞旦之期令愛在室有儀積工於組
紃而某姪過庭無誨廢業於簡編託根望桃李之春從
蔭恨桑榆之晚將子無怒愧乏之於良媒待我不來果成
於後嫁久矣鏡臺之人老終然杵臼之仙成雖過結髮
之年幸有齊眉之日赤繩繫足信可驗於前緣紅絲纏
缸慙莫將於厚意

代張聘李啟 原注小姨

留賔前髯髻賢可佐於尚書對婦畫眉才不如於京兆恃通家之宿好諧再世之前縁令姪女姆訓婉從禮不愆於内則某男父書粗讀教何有於義方幼年悞中於雀屏中歲暫啓於鸞鏡昔參政為薛公之兩婿而龍圖娶趙氏之九姨曾謂小兒敢希先輩偶仗氷人之語重尋月姊之盟巫女同歸正值九月授衣之節魯人不敏敬陳二年納幣之儀原注起改云門闌多喜知異味之相投江海一生愧長身之已老

代李聘陳啟

王孫覺貴自慚非李監之家公子出盟安敢望陳人之婦爰仗立氷之請遂諧種玉之緣令愛四德兼能夙嫻姆訓某子一經未熟初就師謨卜既叶於飛凰射偶逢於中雀問盟已定納吉有期陳鴈幣之五尋侑鯉魚之尺素六月徂暑近仙橋駕鵲之秋三星在隅候寶扇迎鸞之夕

代陳聘徐回啟

擇聘徐吾犯妹何待委禽卜妻陳敬仲卿將諧鳴鳳信

兩美其必合不三年而有成令弟學士庸敬在兄有似棣華之韡韡某姪女幼孤依母不知桃葉之蓁蓁方將借巧於天孫未免緘言於月老用幣必百兩深愧於論財及物享多儀謹從而拜賜兩家生子樂得男女之及時十月為陽多見門闌之喜色令茲納采何以報瓊

代李回陳聘啟

師友通家敢尚記登龍之舊子孫有國已先開鳴鳳之祥睠然二姓之歡殊非一日之雅令嗣允文允武已盡

讀於父書姪女言德言容豈足稱於女史因久交而愈
敬辱前好之不忘遠賜魚緘旅陳鴈幣筐篚之將甚厚
瓊瑤之報未能聘則為妻聊蘋蘩之是奉歸而宜室看
華賓之相輝

賀梁介軒婚啟

茲審年似劉郎婚如崔氏黠易悟枯楊之義操琴感飛
雉之音妄詠鵜花何須媒氏郎騎竹馬不記幼時既協
鳳占即看熊夢樂得淑女求我士迨其今兮疑是老奴

未免俗聊復爾耳

賀人納婦啟

有子克家擇日授室富而好禮遥知百兩之將貧不以財愧乏萬錢之賀顧獻芹而何補韋采菲之不遺婦嫁曰歸望門闌之喜色客來不速希左右之先容

生男有室歸子宜家百兩盈門竊鄙荆釵之儉三星在戶交輝花燭之光某久辱恩知欣逢慶事微芹采獻副楮別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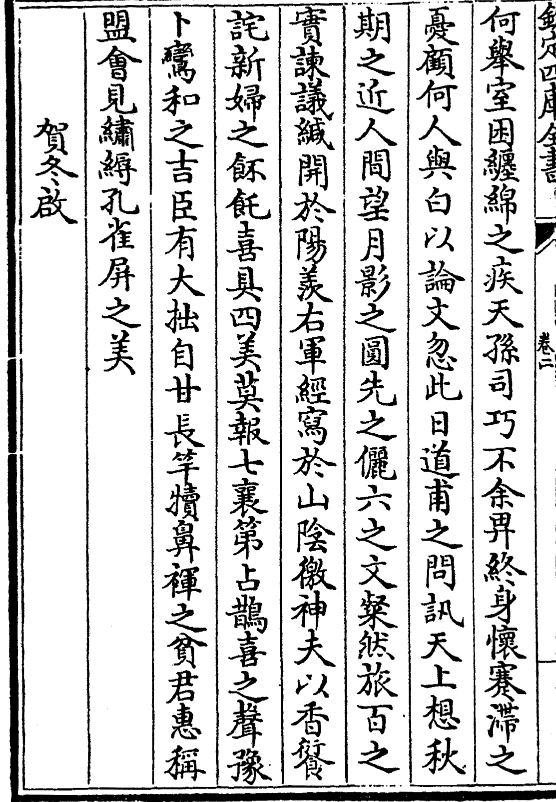
賀人贅壻啟

茲審令愛孺封吉符鳴鴈仙侶乘鸞男室女家正婚姻之大義君車我笠見故舊之交情諧兩家生子之盟為百年偕老之計里閭稱嘆姻黨交欣親迎則得妻喜見雀屏之壻嘉會以合禮愧非鹿野之賔不腆菲儀具陳

副幅

同俞親家七夕問信

某方結奴車而送鬼又逢女隷之祠星豎子居肓若我



何舉室困纏綿之疾天孫司巧不佘畀終身懷蹇滯之憂顧何人與白以論文忽此日道甫之問訊天上想秋期之近人間望月影之圓先之儷六之文粲然旅百之實諫議緘開於陽羨右軍經寫於山陰徽神夫以香餐詑新婦之餘餁喜具四美莫報七襄第占鵲喜之聲豫卜鸞和之吉臣有大拙自甘長竿犢鼻褌之貧君惠稱盟會見繡縟孔雀屏之美

賀冬啟

葭飛六琯苦人事之相催梅寄一枝想江南之無有既七日來復為得與之喜況二人同心如斷金之堅顧囊一錢之不留而家四壁之徒立不腆敢犒從者豈曰以充君庖是謂獻芹何圖報李去寒食百五日此其時乎待明年第一籌屬之子矣更祈茂對以迓方來

與王君明賀冬啟

才誇賦日笑五色之竟迷節屆書雲喜一陽之又復覺我襟懷之春盎任渠頭腦之冬烘莫遽嗟吾道之窮且

共祝斯文之壽葭飛琯内已占子月之初文梅占花頭豫卜丁年之佳讖

送冬節啟

白雪摧年笑夜行而不止黄雲紀節喜陽長於方来此其為君子之亨無以效野人之獻伏惟學士抱黄鍾之器當緹室之期暫六鷁之退飛終羣龍之接武自傷貧女豈知繡線之添猶望故人或有綈袍之戀

謝賀冬啟

六鷁退飛壯心已矣一陽來復生意茁然緬懷蓉浦之仙人遠餉梅簷之詩客珍饌翦園蔬之味玉塵瀹湯餅之香兮柑載詠於蘇詩乞米敢煩於顏帖粲然四美暖此一寒爰肅使以拜嘉併修辭而致祝冬烘錯認已迷古賦之日華晝短添長請繡今時之花樣

答魏教授啟 原注時友學糧未得

某抱病既多惟須藥物吟愁已極不覺梅花感令節之書雲致儆勤而獻曝初非引玉何意報瓊履陽之七方

來受物之三為粲然監侯之粟未貸而使者之餽忽來活我以斗升既不免車中之呼畜之如犬馬安敢為門外之摽

答冬至啟

影添長綫七來復道之亨印啟斜封百致旅庭之實維其吉矣何以酬之伏惟某官居然碩果之才允矣黃鍾之寵立節凛氷霜之潔存心秉松栢之堅茂對殊休益孚永好而某歎病懷之蕭索感節序之崢嶸竹屋多寒

久冷地爐之火梅簷小暖頓回江驛之春

謝心固同年冬節送物問病啟

與伯符同年所少者非一月往子輿問疾莫逆者無四人嗟天時人事之相催感棣蕚梅花而成詠聊爾獻野人之曝胡然增驛使之春是謂報瓊敢圖返璧愛玉體享黄髮願同百歲之期添弱線動浮灰均納一陽之慶斐然裁答無任感藏

冬至謝子淵兄弟送啟

已覺年深風送退飛之鷁又驚歲晚日迎長至之陽吟
有簷梅食無缾粟荷塤篪之伯仲記筆硯之交遊心憐
野叟之貧歲有廪人之餽問子桑而褁飯此意良勤射
启羿以彎弓彼顔有靦

謝夏君範惠鵝酒麪啟

君子靚止適我願兮尊者賜之維其嘉矣幸不拒以訑訑
之色又爲用是鶃鶃者爲餠餌香來恨無新婦之巧做麪
蘖醴作不待稚子之能睇粲物者三感德惟一簞食每

飽想㖃㖃容夏屋之中鼎肉可嘗敢僕僕辭大門之外

謝人惠鷄酒書達而物不至啓

伏承高明遥念孤寂賜之雙膳先以乗壺偶被饕人之竊更併與從事而烏有不成享也可復許乎嘽嘽辱遠賜之來咄咄答空函而去聊資捧腹更約論心

謝友人惠詩墨啓

老子作戲未免逢場羣兒不量殆幾撼樹怒水蟹而不釋傳市虎以皆驚江生忌王式之来轅固為公孫所目

斬頭從敎萬段賣欲不直分文或按劒以生疑或彎弓而反射妬能自古好善何人伏惟某人阿閣翔鸞渥洼神駿斂翮睨倦飛之羽神手覿汗顔之工方且驅霹圖為師對醜道士聯句手加拂拭力借吹噓色絲幼婦之詞過於褒寵子墨客卿之寶勉以琢磨衆好衆惡而必能察焉誰毀誰譽而有所試矣動而得謗況無韓愈之虛名意獨憐才有感杜陵之高誼斐然申謝誓以珍藏

謝送物啟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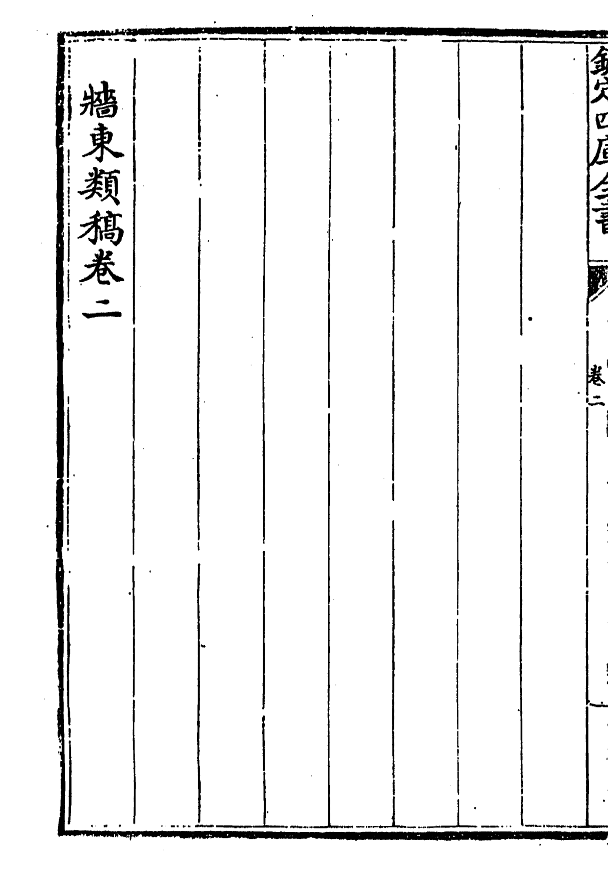
八十常珍無望深衣之養九三大耋尚能鼓缶而歌方擬合於朋簪忽遠承於使聘殽核旅庭之百羽毛充庖之三飲膏恨乏於淺斟煮餅旋加於深注侑之以黃絹幼婦之句煜然為緌縣老人之光皤皤膂力既愆可弔也而非可賀僕僕問餽亟拜不受之則為不恭

扶靈壽杖每笑孔光結老人星曾嗤杜甫但願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敢夸多喜之門闌惟餽相邀之

泥濘與故人飲自謂中聖人可乎有顯者來姑以犒從者而已

代向任送物謝啟

方旋五馬忽惠雙魚有約論心尚未申於契濶開緘見面已先辱於勤渠驚旅庭之實數取之多愧物土之宜一無所有子者傷惠郤之不恭所喜有母以嘗羮豈敢對客而捲錦朋友之饋不拜使肅以登玉帛皆君之餘我何以報稟酬匡畧感激輪囷



牆東類稿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牆東類稿卷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穀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卞爾巖

牆東類稿卷三

元 陸文圭 撰

策問

制使

問春秋王人序於諸侯之上其奉使之始樂然王人微者非有生殺予奪之權也伯主陽推尊之耳漢之部刺史非今之宣慰司與唐之觀察非今之廉訪按察與太守得人足矣焉用部刺史與刺史得人足矣焉用觀察

使與部刺史覲察使得人足矣又焉用遣使專行與漢元狩六年遣博士等六人分行天下存問鰥寡孤獨舉獨行之君子所舉者何人與始元元年遣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地節四年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漢之民何多疾苦與五鳳四年詔以前使使者問民所疾苦復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冤獄察擅為苛禁深刻不改者所謂苛刻者指前使者與指郡國之吏與遣使者矣又以御史掾繼之

豈使者不足任使與唐陳子昂有言出使巡按天下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强禦智足以照奸者然後以為使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宰相奉詔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子昂之言切中時病然當時何時毋乃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與昔有便宜持節發粟以振貧民者毋乃矯制與昔有埋輪都亭劾大將軍者毋乃犯分與昔有登車攬轡慨然有志澄清者何為不免黨

錮之禍與昔有以御史出使能動摇山岳震懼州縣者何為所行不逮所言與諸生援古證今以對勿激勿訐

養士

問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夏專於教周專於養何與養養老也國老庶老何以别上下庠東西序何以分制可考與米廩虞庠也所以藏粢盛非以廩士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未七十者不可養於學與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皆何所取給與

古之士已仕者也未仕者庶民也不得謂之士子輿氏有曰下士與庶民在官者同祿足以代耕而已未升俊造之列者謂之民材指庶民之有材者也庶民不過百畝之田而已游庠序之間者官給之與自給之與東都修黌宇千八百五十室游學至三萬餘生史不載其營造廩給之費所出唐天寶間二監學者千百數有司乃有學徒廢官廩博士濫天祿之譏以此推之廩士之費皆官物也其費隸於何官與監學自掌之與近世學校

之盛名都大邑學租以數千石計偏方小縣亦不下數百焉天恩浩蕩凡貧難老病之士咸沾及之然謂之士則衆所推服者也不為衆所推服者可及之與為衆所推服者可不及之與貧難者可恤也富連阡陌目不知書者在所當黜與老病者可矜也年少惰游不肯任事者在所當黜與風憲之糾覈正官之提調有司之干預或過於嚴則拘或過於寛則弛如之何則可出納之吝則有司存何以在四惡之列食之雖寡用之既舒何以

為生財之道可以與可以無與可以取可以無取取不傷廉與不傷惠如之何則可若夫版籍不明何以釐之萊田多荒何以闢之監臨自盜何以禁之逋負積弊何以澄之養士之計亦學校急務也幸詳以告

士行

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果足以盡堯舜之道與舜事難事之親烝烝乂不格姦所以謂之孝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不藏怒不宿怨所以謂之弟堯之孝弟果見

于何書與孟子何以並稱之與王季立而泰伯之荆蠻

詩何以言其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與君陳曰

惟孝友于兄弟豈孝於親即能友于兄弟與孔門德行

科止四人閔子騫以孝稱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是也仲弓父賤而行惡顔子先顔路而亡二子不聞以

孝弟稱何與豈孝弟不足盡德行與曾子養志可謂孝

矣而不在德行之科何與信義二字五常中之二也有

子曰信近於義似合而為一何與子曰君子義以為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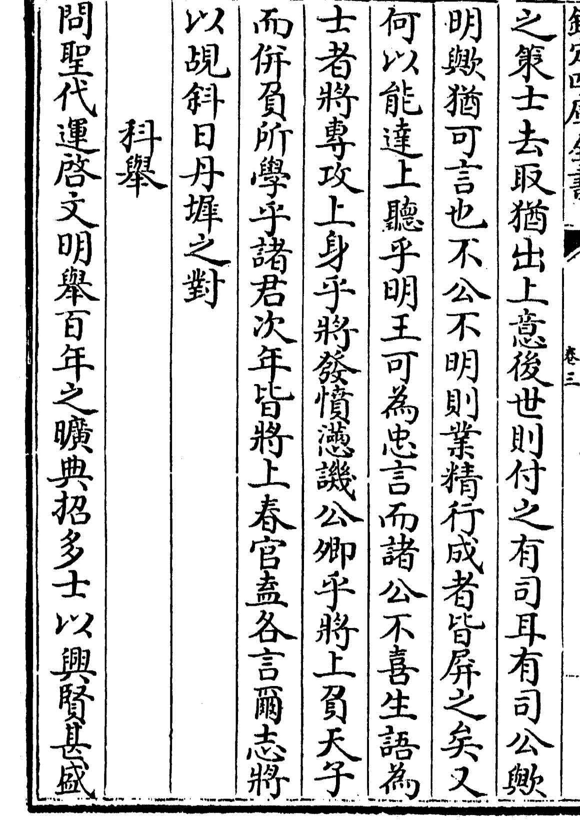
信以成之又分而為二何與人而無信猶車之無輗軏也乃曰言必信小人哉何與君子不亮烏乎執亮信也乃曰君子貞而不諒諒小信也何不同與小邾射不信大國之盟而信季路之一言以其無宿諾也夫子與蒲人盟既出東門而背之豈要盟神果不聽與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諸侯之餽曰其所取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為不恭也故夫子受陽貨烝豚然孟子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果合於義乎舍生取義二者不可得

人也子路結纓而死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
食輒之祿為非義也召忽捨生者也何以為匹夫匹婦
之諒與管仲之不死果合於義乎夫孝弟信義士君子
之美行也夫子以稱孝稱弟為士之次又何與孟子謂
大人言不必信又曰非義之義大人不為又何與方今
詔下興賢務選實行必欲鄉黨稱其孝弟朋友服其信
義然後取之諸君讀聖賢書為君子儒平日之所講明
而服行者果不出四者之外與顧析言之以袪有司之

感

試策

問隋立進士科初試策而已其法昉於漢孝文時有若鼂錯孝武時有若董仲舒公孫宏其策可考乎錯之策明五帝三王五霸之道惟人情終始一節可讀餘皆泛而不切之詞當時何以取之乎仲舒發明天人之藴舒徐而不迫純正而不阿何以不當帝心一而至再再而至三乎公孫阿禹湯而薄周公帝何以喜之乎雖然漢



之策士去取猶出上意後世則付之有司耳有司公卿明卿猶可言也不公不明則業精行成者皆屏之矣又何以能達上聽乎明王可為忠言而諸公不喜生語為士者將專攻上身乎將發憤懣譏公卿乎將上負天子而併負所學乎諸君次年皆將上春官盍各言爾志將以覘斜日丹墀之對

科舉

問聖代運啓文明舉百年之曠典招多士以興賢甚盛

意也博觀往牒歴代舉人之制其詳可得聞歟虞朝敷奏以言是時以言舉人歟所奏之言不見於典謨何歟周禮六德六行六藝之目不聞以言舉人何歟孔門四科乃有言語宰我子貢之言語可得聞歟漢世孝廉之科取實行也賢良方正止於對策而已以行取之歟以言取之歟隋唐以來謂之策試策始於漢歟後人以詞賦并取始於何時歟漢賦最古賈誼司馬相如揚子雲班孟堅張平子之流最善鳴者也有益於治道否歟三

國而下左潘陸謝之徒極力模倣不及漢遠甚唐韓柳復志懲咎等作亦能髣髴於騷否歟明水披沙律賦也近於戲矣亦載之集中何歟方今輔弼之建明專取明經不尚詞賦其說曰經學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詞賦是文之空言吟詠景物而已詞賦為空言是矣明經果有用之學歟論語為帝師而黨王氏明經舉進士而八風舞漢唐之人才何言行之相反歟抑厭浮華而取實行不專在于言語文字間歟然不以文取人又何

以知其行歟今五經皆本之先儒又參之以四書可謂知所務矣抑古賦與律賦均之空言何别歟詔誥章表雖翰苑之儲也然豈非空言歟策以經史時務覘所學也仲舒與孫宏並進裴垍與僧孺同流用而後見歟伊欲經學明而人心正辭章有用而絶浮靡之弊時事諳練而無踈繆之譏何道而可諸君博古通今之才願聞其說以覘所學

江浙人材

問江浙古揚州域也秦為會稽漢唐以來析為郡縣不
可勝紀地產人才亦有可論者乎吳延州來第一流人
物讓國不居卒亡其宗是歟非歟言游吳人文學橋猶
存也不仕吳而仕魯何歟伯言幼節父子與吳存亡走
玄德抗叔子才畧如此不肯仕漢何歟建中之敬與慶
歷之希文皆間氣也論諫百篇天章十事有可施於今
日者歟閩粵谿谷之蠻古不通中國武夷出朱夫子而
西山相繼其後四書詩易綱目皆成書也律呂新書讀

書甲乙丙丁記古所無也學者於此有能究心者否與

敢問

課試

問詔下賓興自甲至癸於是四大比矣澄江士淵藪前乎三舉乃未有一人上春官者何歟豈學之無素歟令茲戰藝不忠所以刷前恥歟學校所以教養人才教養所以備選舉也州郡貢之以行考官試之以文文固不可少歟月課堂試所以校文也所以擬鄉闈之試也前

輩謂試者爭高下得失非義遜之風不若改試為課均之時文也課與試何別歟朝廷待士至厚提調有長官訓導有博士月有課季有試所以作成人才也挾冊而吟泚筆而作者何少歟聞鼔而食指廩而賦者何多歟抑未有勸懲之道歟有司舉行于上或者沮遏於下又何歟豈高才不屑於應舉歟抑下才自棄於科舉之外歟昌黎有言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將來闔郡不薦一人豈不為有司之恥歟吾榜得人最多豈

不為多士之榮歟槐花將黃舉子不忙何歟敢問經疑何以免穿鑿之失經義何以免套括之弊詔誥何以不失代言之體章表何以不失告君之體古賦何以及司馬二班對策何以類鼂董公孫試摭言之將以窺所蘊

水利

問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幅員萬里東南北皆距海而止惟西海未有考或以瀚海青海當之是與否與登萊之市青紅變滅信有之與四明之巖光彩現相信有之

與蓬萊之山在何許與尾閭之泄在何地與黑水西夷之水入于南海禹貢可詳與雲帆杭稻之轉來自東吳唐詩可考與使節之崎嶇饟道之艱險至元以來嘗行之矣古道荆棘不知幾年蠻商海賈長年三老所不能知也創而開之者誰與姑以耳目所接言之西浙之蘇杭東浙之台明温越皆瀕海也魚鹽之所出職貢之所有其利不貲秦漢時自會稽以南以為不毛之地不牧之民何歟陰陽氣數盈虚消息亦有時歟宋史載蘇公

軾守杭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於是濬茅山之河以受江潮濬鹽橋之河以受湖水民獲其利然此特導江湖之水耳未聞滄海之為患也考之圖誌青白沙鎮前後洋街坦頭沙坑皆海之漲地也自鹽官之邑北至秀之海鹽昔有以堤捍海今水利不脩龍宮失職井邑民居盡為所貪嚙齕之勢未已何以禦之歟祈禳有術歟厭勝有方歟隄防用人力與消長委天數與朝廷有道宰輔賢明百神受職行見玄冥退舍川后靜波矣或者

過慮試相與籌之毋徒曰土克水

水旱

問水旱之灾堯湯被之矣八年于外六事自責聖人之用心也人皆知之蓄積多而備先具其事可得聞與國不幸有數千里之水旱胡以相恤五行失性暘雨不時浙之西江之東溯為一壑自淮以北泝于宿亳彌月不雨蝗蝻遺種二者兼之矣備禦之方抑有可講者與庸田之設所以築隄防濬溝渠亦既後時將無益與抑豈

可不為後日之慮與山川之神所以司陰陽雩壇之禱
坊門之塞果有益與將應天以實不以文與賑糜勸分
非目下之急與矯制擅發國有明禁何古人不之恤與
大姓閉糴愚民強借官法兩施亦有良策與檢覈之令
半是虛文貪吏受賕以十為百何以得其實與寬租已
責通商惠工非權宜之策與田毛既空調度何出孝文
減半之令果可行與債有公私權行倚閣貧者之利富
者得無怨與舟車所至負販通行非懋遷有無之術與

關津邀阻價值高昂禁之歟抑聽之與守令牧民牛羊
立視其死黜陟之典可舉與漢唐遠矣富公青州蘇公
彭城劉忠肅真文忠江東之政朱文公浙東之績諸君
亦嘗講求之與此時務也其悉心以對將以覘俊傑焉

備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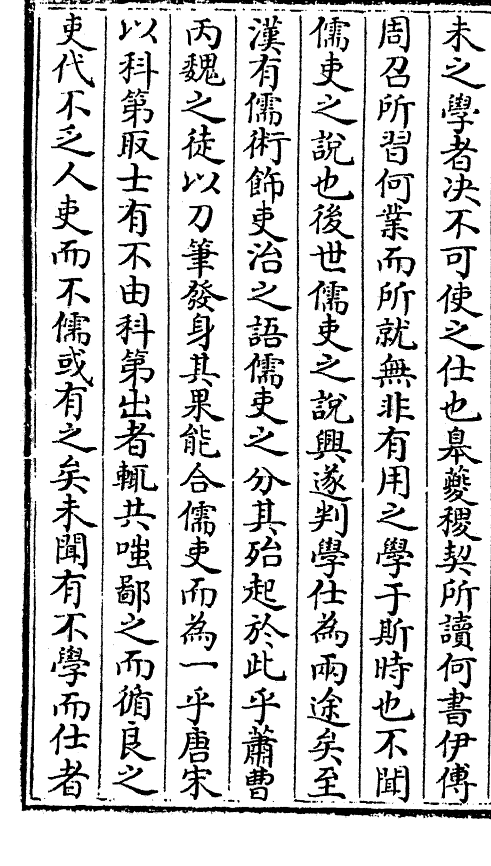
問壬戌之秋浙西水旱相仍民食大祲朝廷軫念元元
議賑貸之民獲更生有司奉行惟謹實惠猶未遍及何
與然事已在前矣天時無常繼今豫備之策不可不講

立隄防浚溝澮厚儲蓄修義倉之法嚴檢覈之令孰便孰否孰利孰害請條陳之將轉聞于上

策

儒學吏治

問嘗聞聖門之言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之與學每相因而不可相無也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特子路率爾之言致取誚於夫子鄭子產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



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使斯言非妄則未之學者決不可使之仕也臯夔稷契所讀何書伊傅周召所習何業而所就無非有用之學于斯時也不聞儒吏之說也後世儒吏之說興遂判學仕為兩途矣至漢有儒術飾吏治之語儒吏之分其殆起於此乎蕭曹丙魏之徒以刀筆發身其果能合儒吏而為一乎唐宋以科第取士有不由科第出者輒共嗤鄙之而循良之吏代不乏人吏而不儒或有之矣未聞有不學而仕者

子游聞之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蓋言上而公卿大夫下而府史胥徒皆不可以不學也
賈誼曰大臣特以簿書期會不報之間以為大故又曰
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
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信乎不學而
仕者真所謂俗吏也何足算哉彼有猴冠觻𢷬鉗署尸
餐仰視俗吏之踵若不能以追而及者此輩吏可閔也
嗚呼吏而不學可乎或者則曰周勃之重厚少文霍光

之不學無術趙普之半部論語寇準之不及讀書皆足
以寄大任臨大節若此者可無待於學也隨何酈食其
以腐儒敗事張禹孔光以經術誤國王安石之徒又以
經學亂政因謂深於儒者未必能習於吏也遂使無學
者皆得借是以藉口然則儒又果無益於人國乎噫古
者之吏非今日之所謂吏員也古者之儒亦非今日之
所謂秀才也不求夫古之仕古之學而切切焉析取舍
於今之儒今之吏秖見其扞格而不相合耳當今聖明

灼見吏弊悉易以儒真救時之良法也然吏姦已極革之誠宜而取吏於儒得才能幾願為酌中之說以俟觀民風者採焉

儒不習吏謂之拘儒吏不業儒謂之俗吏儒誚吏曰務刀筆筐篋不知大體吏詆儒曰有人民社稷何必讀書二者胥失之然君子不以為吏之過而以為儒之過夫儒者學周公仲尼之道者也周公仲尼者荀卿氏之所謂大儒揚雄氏之所謂真儒也四海皇皇枕奠于京周

公用於周之大效也齊人章章歸其侵疆仲尼用於魯之小試也豈博而寡要勞而無功者耶儒於道最高與天地並為可與籌書期會之間較優劣也彼之所以敢較吾儒者以儒者之效不白於世耳周公仲尼以前儒之名未立也契敷教夔典樂皋稷陳謨安得無書可讀耕野之夫開口說仁築巖之叟開端言學安得無業可習特書非後世之書業非世俗之業耳自周禮有道得民治得民之說而儒始與吏為對自秦人焚六經以法

令為師而儒大為吏所擯自漢人以經術飾吏事而儒
又為吏所假司馬九流以儒者為一流劉向諸子以孟
子為一子劉歆七畧以六藝為一畧彼司馬氏劉氏父
子漢之所謂名儒而自貶其道如此毋怪乎法家刑名
家之喙喙爭鳴也吁有由矣泗上亭長布衣時蕭曹已
為吏掾故酇侯入秦相府先收圖籍而不收博士所掌
之書平陽侯相齊避堂猶舍蓋公而不用齊老先生之
說規摹大畧可見乃翁素不修文學而蕭曹贊之彼隨

何鄙食其之徒正復說客之靡耳而例以腐儒目之腐則腐矣何儒之有周勃霍光皆重厚可托之人然勃少文嘗東鄉坐召諸生趣為我語其不遜如此一旦逮捕勃窘不知所為行千金獄吏吏以牘背示之幸而獲免勃乃歎曰吾今知獄吏為貴也霍光不學謂儒生多窶人子喜妄說狂言心嘗嫉之一妄男子詣北闕公卿錯愕不敢發言京兆尹至引春秋斷之光乃嘆曰公卿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吁獄吏受賕變易獄詞京兆證

經誤引古義漢朝皆不之覺可笑也已史言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然丙魏與蕭曹又自不同少卿學詩禮皆通大義弱翁學易對策高第皆稍習儒業因孝宣好法律刑名故二人總領衆職奉行故事考核名實以稱上意然相業亦止此爾太子嘗侍燕請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奈何純任德教亂我家者太子也以當時觀之孝宣之言為過然元帝以後孔光張禹用事依阿淟涊黨奸誤國卒如宣帝所料用

儒之弊一至此哉雖然漢儒守章句非科第之秀才也漢吏長子孫非案牘之吏員也走馬看花浮薄是習雁行鉗紙貪墨是營唐人又愧漢人矣内翰偺貫隔截太甚中書吏額紛爭不息宋人又愧唐人矣人才不古每況愈下少知治體者豈不為寒心哉或曰坐雪夜地爐之頃定先取江南之策即半部論語之趙書記吟野渡孤舟之句收澶淵一擲之功即未讀漢書之寇同年人焉用多學為哉半山老子垢面讀書異時青苗取役大

為民害是以學術殺天下也余應之曰趙韓王為相焚利害文字於通衢寇莱公用人叱堂吏不肯檢例簿二公之所為亦非俗吏之所能為也王荆公祖老佛之緒餘談管商之末學未為知道者安得以此病吾儒哉大抵近世一種議論上自臺閣下至郡縣以趣辦金穀為才以勾稽朱墨為智以不報期會為大故以謹守繩墨為無能納賄成風與奸為市習熟聞見以為當然至於巖穴隱伏之人守道而莫前門户孤寒之士無階之可

入羣非迭毁極力擠排儒風不振久矣朱博謂諸生曰吏奉三尺律令從事亡奈生所言何且持此道歸待堯舜君出而陳之俗吏所言大率類此今天將興唐虞之化而堯舜之君出焉萬邦黎獻共惟帝臣諸生幸得遭遇其時當建萬世之長策輔太平之隆基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闞朱博之口而奪之氣可也豈止明經取青紫誇一時而榮一鄉哉雖然崇儒道者非止設科目之謂也抑吏權者非止減資品之謂也崇化厲賢彰

善癉惡孝弟申明於庠序之間勤儉儀刑於表著之位
意向招徠可以鼓舞羣動政教清明可以臨照百官詩
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

